

《明季南北略》作者計六奇传略

任道斌

明清之交发生了许多反压迫、争自由的可歌可泣斗争，有些民族感较强的知识分子，为了不使这段历史湮没，冒着杀头毁家的危险，千方百计地搜集资料写史，计六奇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所著的《明季南北略》等书，就是记载这段历史的宝贵文献。然而他的生平却一直不为人们所知道，现根据杭州大学图书馆所藏《明季南北略》清康熙抄本，参照其他书籍，向读者作一简介。

(一)

计六奇，字用宾，号天节子，别号九峰居士，无锡兴道乡人，诸生，祖籍原为江阴。生于明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卒年不详。^①

他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，家境较为清寒，所以少年时代常常寄读于邻人的私塾。这时，“比年旱歉，谷贵人饥”，^②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，给江南一带以很大的影响，世代受压迫的奴仆，也乘机起来反抗地主的虐待与剥削，争自由的暴动，此伏彼起。这些风风雨雨，打动了计六奇的

^①据《南略》抄本卷一《自序》，卷十六《读书者》，《北略》抄本卷九《志异》，清周有玉《锡金考乘》卷十二“艺文类”，《侯邦愚与张釜书》。

^②《北略》卷十六《志异》。

心弦，他很喜欢听人们讲述农民起义的故事，并对此产生了兴趣。

计六奇的父亲是个读书人，他曾经到过南昌、滁州等地，结交了不少朋友，见闻较广。他常常为计六奇讲述在各地所听到的新闻，如袁崇焕宁远保卫战、吴适刚正不阿等。这些佚事遗闻，给求知欲正盛的计六奇，带来难忘的印象。

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，计六奇十九岁，随岳父杭济之（遇秦）读书于无锡洛社。杭济之是个博学高才的人，他在年青时曾游历各地，寻访故老，探询史事，特别留心于记录和整理当时农民起义的史料，这种好于记录史事的风气，给计六奇很大的影响。而且，六奇以后撰写《明季北略》时，有些材料就来源于杭济之的手札与游记。

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二十一岁的计六奇跟随岳父读书于舅氏胡时忠家。胡时忠是明末的官吏，当过南昌府推官，参加镇压抚州、新建、奉新一带的农民起义，后擢为监察御史，^①与曾樱、黄道周等名臣来往颇洽。他仕于地方与京师，饱经宦海沧桑。胡时忠不仅阅历广泛，而且还著有《孔庭神在录》、《冷香斋集》、《怀古堂文集》等书，^②也是非常善于翰墨的文人。计六奇从他这里听到了不少官场的秘闻，受他的影响较大。以后在《南北略》中，计六奇屡屡地提起舅氏给他的知识。

在这种书香风气的熏陶下，年青的计六奇便萌发了记述时事的念头。当他听说旧吏曹溶留心著述，就欲访之。然而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不久，计六奇的家乡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暴风骤雨。这个激变的时代，对计六奇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。

^①参《锡金游庠录》、《北略》卷十六、卷十九。

^②参《四库总目题要》卷六十三，《无锡金匱县志》卷三十九。

(二)

一六四四年，计六奇二十三岁时，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了北京城，推翻了腐朽的崇祯王朝。无耻的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，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血泊中，升起了清朝的大旗。第二年又攻下扬州，占领了南京。接着，强行残酷的“剃发令”，这终于迫使各地忍无可忍的人民，自发地燃起了抗清的烽火。这烽火首先从江阴开始，不久绵延于大江南北，以至燃遍了西南和全国。

当时在江阴璜乡教私塾的计六奇，目睹了膏腴之地的家乡，顷刻间市成墟井，尸横遍野，目睹了明清鼎革所激起的种种波澜和血雨腥风。他听到“都督满街走，职方贱如狗，搜尽江南钱，填塞马家口”的民谣，看到明军不放一矢，数万人水陆两路沿江逃窜的情景；他也听到豫王攻打江阴、昼夜不绝的隆隆炮声，看到满载扬州妇女的清军，恣行于无锡的丑态；他更听到了扬州难民叙述史可法抗清的英勇事迹，更看到义士杨廷枢“祇今浩气还天地，方信平生不苟然”的绝命诗。^①……耳闻目睹，在他的心灵上烫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杭济之的弟弟、常和计六奇纵谈天下的王献之（谋），率乡兵万人，夜薄无锡郡城，起义抗清，不幸惨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。这种发自民间大义凛然的抗清斗争，虽因力量的悬殊而失败了，但这百折不回的反抗精神，激发了计六奇的民族感，他发出了“其志可矜矣！勿以成败论可也”的感叹。^②

兵荒马乱、王朝更替，使得计六奇暂时不能应举。为了糊

^①《南略》卷九《杨廷枢坐戴之雋事死》。

^②《南略》卷九《总论起义诸臣》。

口，他只好去当私塾先生。二十四岁时，仍馆于江阴璜璜乡；二十六岁时，馆于方全华氏。

然而，计六奇毕竟是受过科举教育的穷秀才，仕途的荣华吸引着他去应试。顺治六年时（1649年），二十八岁的计六奇应试江阴，但名落孙山。五年之后（顺治十一年，1654年），三十三岁的计六奇再次应试镇江，可是，等着他的仍然是落第。

这二次应试虽然没有成功，但在应试期间，他接触了一些考生，听他们讲述各地的遗闻和抗清的义师；有些考生无意仕清，而是借考试之机，举行反清的活动。如有个考生，竟不作文，止在试卷上题绝句一首：“曼周医伏曼周投，谩面萎封谩面修，鳎衍和三鳎衍累，漫强钟异漫强纆！”书毕，扬长而去，^①反满之情，跃然纸上！而且，第二次应试时，正值横海孤臣张名振率义师溯江而上，攻打镇江，旌旗蔽江，炮声霹雳，父老壶浆涕泪以迎，清军闻风丧胆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六奇登上君山，摹刻旧令郝敬的诗刻，不由得回首往事，想起明朝开国的宏业，如今已成黍离之衰；故乡惨遭蹂躏，山河破碎，如风飘絮。展望眼前，舟山的张名振、福建的郑成功、西南的李定国，处处义帜纵横，烽火已成燎原。低头自思，年华虚渡，如江东流；屡试不第，徒长白发；困守乡里，无所作为。这些，引起计六奇的无限感慨，^②他决心放弃入仕的念头，走上写史的道路。

（三）

从顺治十一年第二次应试失败，到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的十

①《南略》抄本卷四《镇江生赋诗》。此诗以谐音现，其真意为：“满洲衣服满洲头，满面威风满面羞；满眼河山满眼泪，满腔忠义满腔仇！”

②参计六奇《粤滇纪闻》《自序》。

一年间，计六奇正值壮年时期（33岁—44岁）。在这段时期，他一面教书糊口，一面留心收集史料。各地反清的壮举使他不能自己，他要使自己的民族感情有所寄托，记下风云变幻的斗争，给后人留下这历史上悲壮的一幕。于是，他开始准备著述。

然而，正如他所说那样，“甚矣，书之不易成也！昔之著书者必有三资四助。三资者：才、学、识是。落笔惊人，才也；博极群书，学也；论断千古，识也。四助维何？一曰势，倚籍圣贤；二曰力，所须随致；三曰友，参订折衷；四曰时，神旺心闲。予也赋资顽鲁，渺见寡闻，壁立如渴司马，数奇若飞将军，孤愤穷愁过韩公子、魏虞卿，七者无一，而欲握管缀辞，不几为识者所笑乎？虽然，窃有志焉！”^①

正是有这种志向，所以他不肯困守乡里，尽自己的能力，漫游大江南北，或考遗闻，或访故老，一人一事，咸笔简端。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他在扬州谒史可法祠、在六合访义民马纯仁弟马友仁，打听乃兄故事。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自通州归，问同舟辽东人闵表以辽事、过苏州欲访五人墓。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，在镇江遇辽人唐奉山，问以昔日在洪承畴军中所亲见松杏之役事。……这样，他收集了不少亲身目睹者的见闻。

家境的贫寒，使得计六奇能长期地与社会下层接触。他向身份“低下”的人民探询生动的史料，向他们打听亲闻目睹的史实。计六奇并不因为他们地位的“卑贱”，而忽视他们所提供的史料，这对克服渺见寡闻有很大的帮助。他访问过江阴难民，听他们讲述阎应元守江阴八十余日的事迹；也访问过归德难民，听他们讲述李自成大军克归德城事；他访问和尚、法师，写成了《刘杜二将军败绩》、《张真人请雪》；他访问过老兵，问以周延儒事；他还访问优人，问李自成决河灌汴梁事；听歌童讲张琦

^①《南略》抄本卷十六《跋》。

事，等等。

计六奇并不满足于这些，为了使他的资料更有价值、更丰富，他还向各地的归客打听消息，这些归客来自辽东、西安、赣州、四川、广东、常德、湖北、南京等六十余处，他们向计六奇提供了各地的消息，有些材料还取之于某人亲属，如《郑芝龙小传》，取于其族婿翁吉燦的口述；《刘熙祚永州骂贼》，取于其外甥薛堆山的口述。这些，大大地丰富了六奇的知识。

在注重实地与口碑调查的同时，计六奇也搜集广采大量的文献，如《无锡日记》、《幸存录》、《闽事纪略》、《江阴野史》、《燕都日记》、《国变录》、《张献忠乱蜀本末》、《安龙纪事》、《孙可望据云贵事》等等，书名可查的就有六七十种。其他如京抄、邸报、讨逆单、疏揭等，更是繁多。这些资料来自天南海北、宫闱禁衙，其中有关抗清史料，和西南边陲永历朝的资料，在当时尤为禁品。计六奇以极大的毅力，终于积累了许多珍贵的史料。作为穷秀才的他来说，要办到这些，不知要呕费多少心血。

（四）

经过长期的准备后，计六奇从康熙五年（1665年），即四十五岁起，开始进行辛勤的整理。他并不是简单地罗列材料，而是认真地进行分析和选择，力求使史料具有真实性。他在每条史料下，尽量地注明来源与出处；对一些有疑问的，则轻易不下断言，存异以备考；对众说纷纭者，从其多数。

这样，历时四年，到康熙八年（1668年），计六奇四十八岁时，“作南北略二书，具草五百余篇”。^①长期课余的辛勤劳

^①《南略》抄本卷十六《跋》。

动，使得他“右目新蒙，兼有久视生花之病”。^①但是，他下决心要完成这两部书。

康熙九年（1669年）二月六日，他“额天誓成，静书数日，恨海炯然”。^②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不久，他的表弟胡鸿仪，即舅氏胡时忠之子，得知六奇矢志著述，特邀计六奇坐彩舞榭中，把家藏的秘籍，包括其父收藏的京抄、邸报、弘光朝疏参揭帖等有关资料，全数送给了计六奇。而且还赠毛笔给六奇。这给他莫大的鼓舞和帮助，使他志在必得，壮心不已。尔后，“予遂纵览凝思，目不交睫，手不停披，晨夕勿辍，寒暑无间，宾朋出入弗知，家乡米盐弗问，肆力期年，得书千纸”。^③“庚戌季冬二日，严寒，饥民一夕冻死四十七人。未几，大雪连旬，千里数尺，予呵笔疾书，未尝少废。”^④

康熙十年（1670年）“辛亥春正，复入城披录。元夕后，忽友人荐予社埜王氏，携篋赴馆。枕上鸟声，案前山色，消受愧多。予方喜门墙清简，编书有暇，不谓春光方半，疠患顿生，坐卧弥月，殊觉闷闷。孟夏既望，《北略》始竣。五月十五甲午，复书《南略》，计日课篇。”^⑤入夏，“酷暑，各方死者日闻，予虽汗流浹背，必限录五纸。每晨起，用手巾六层陈案上，书毕视之，肘下透洽！”^⑥“十一月十三，为二亲奄窆，停笔三旬。迨季冬六日癸未，乃成《北略》三十一万一千三十余言，《南略》廿四万四千三百余言，共计五十五万五千三百余言”。^⑦这部按编年次序记事的《南北略》，纪载了从“万历二十三年乙未”起，

①②③《南略》抄本卷十六《跋》。

④《南略》抄本卷十六《纪事》。

⑤⑥⑦《南略》抄本卷十六《跋》、《纪事》。

至康熙四年乙巳为止的明清变革史，①其“缀草四载，沓次二年，始得告竣”。②这时，计六奇正好五十岁。

虽然这部《南北略》耗去了计六奇十数年的心血，但他对自己的著述，仍然一再地进行修改。康熙十四年乙卯（1674年），六奇五十四岁，斟补《城芦沟》篇。康熙十七年戊午（1677年），六奇五十七岁，“十一月廿九雪天晚刻徐馆补书”《黄道周志传》。③康熙二十六年丁卯（1686年），“闰五月廿七日补评”《南略》卷三《太子一案》，④计六奇时年六十六岁。

计六奇知道自己“身居贱末”，“容貌不足动人”，而又“不附青云”，在“名势恶薄”的社会上，当然不能“声施后世”，⑤但他并不因此而妄自菲薄，笔之所至，雅俗兼收，启祚事迹以及明之微绪余烬，皆收于书中。而且，除掉《明季南北略》外，他还著有“汇辑弘光一代遗事”的《南京纪闻》一卷，记述顺治十八年江南诸生金圣叹等哭庙抗清的《辛丑纪闻》一卷，记述永历朝逸事的《粤滇纪闻》八卷。⑥这些都是计六奇勤苦辛劳的结晶。

（五）

由于计六奇是个一辈子教书为生的穷秀才，加上清初的文禁，使得他的事迹不为世人所知道，甚至卒年也无据可考，仅仅知道他在六十六岁时尚能健笔著述而已。然而，他所撰的《明季南北略》等书，却为我们勾勒了明清之交纷纭百变的社会梗略。

《明季北略》，上起神宗乙未（1595年）努尔哈赤发祥于东

①《北略》抄本卷首，《南略》抄本卷末《洪承畴行状录》。

②《南略》抄本卷十六《志感》。

③《南略》抄本卷八《黄道周志传》。

④《南略》抄本卷三《太子一案》。

⑤参《南略》抄本卷十六《志感》。

⑥参谢国楨先生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。

北，①下迄思宗甲申(1644年)吴三桂引清入关占领北京，记录了这近五十年间的治乱兴亡之事。全书分二十四卷，志北都时事大略，因曰“北略”。其于“国家之兴废，贤奸之用舍，敌寇之始末，兵饷之绌盈，概可见矣。”②是书纪事不仅先后有致，而且“采取颇广”，③尤其是记述大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进入北京之事按日记载，“较他书为详”。④《明季南略》，上起甲申五月明南渡江南，成立弘光王朝，下记顺治辛丑(1661年)永历帝被执缅甸，而终以康熙乙巳(1665年)洪承畴死于福建为止，记述了这二十余年的明之微绪余烬。共分十六卷，志南方抗清运动大略，因曰“南略”。计六奇以南明弘光、鲁王、隆武、绍武，永历政权变迁为中心，记述了清兵入关南下后，海内备起、群情愤激、不忘故国、拥载明裔、藉谋匡复、反对压迫的动人历史。书中之事，“以闻见较亲，故大端无误”。⑤

清初的统治者出于他们压迫人民的需要，大兴文字狱，焚毁了许多记载明清变革时期的史料。官修的史书中，对明季历史不是记载不详，就是恣意歪曲。计六奇生于明末，距甲乙之际为时不远，其所撰《明季南北略》等书，或凭诸传闻，或出于目睹，收集宏富，叙事清晰。虽不免有讹误之处，但较之后人追记之书犹存其真，其不仅史料价值较高，且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农民起义资料和南明史实，反映了明末清初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，因而一直为我国的学者们所重视。梁启超先生称之为“有永久的价值”，⑥鲁迅先生曾几次提到《明季南北略》，称它“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”，是“容易入手的秘本”。⑦郭沫若同志

①《北略》抄本卷一之首《建州之始》篇。

②《北略》抄本《自序》。

③谢国桢先生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卷九。

④⑤李慈铭《受礼庐日记》上集。

⑥梁启超先生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。

⑦《鲁迅全集》卷三《这个与那个》、《读经与读史》、卷六《随便翻翻》等。

的名著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也多次地引用它。这就无怪乎一些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史和南明史的同志，更是言必提《明季南北略》了。

《明季南北略》虽成书于“康熙十年”，^①然而清初的文禁使他被列为“禁毁书目”，^②一直不能付梓。直到嘉道间文禁稍有松弛，才有北京琉璃厂半松居士木活字本刊行于世。尔后，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上海图书集成印刷局刊行石印巾箱本；民国初年，商务印书馆刊行铅印本。风行百余年。但这些通行本都经过了大量删改，不是计六奇的原本，有些句子，往往难以卒读。一九五六年，瑞安张崑（慕騫）先生在上海来薰阁发现了清初抄本，抄本不仅多出七八万字，六十余条，而且编排有序、标目不紊，能订正通行本许多错误，恢复许多芟除的文字。这些平添的宝贵史料，涉及清初建州的发祥以及郑成功的事迹等，多所未见。^③为了不使这史料湮没，有关人员正根据张先生的校勘遗稿进行整理。这个抄本还能使人们了解，主张“天下可乱可亡，而当时行事必不可混”的计六奇，^④是个勤苦严肃、疾恶如仇、富有民族正义感的史学家。

当然，计六奇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，著述中自然免不了有很多错误的观点及缺陷和讹传，他“生平信佛”，^⑤更使得书中充满宿命观与唯心论等糟粕。然而，我们不会因之而对他苛求，也不会因他有旧史家的通病，而低估他的民族气节、低估他的治学态度、低估他对晚明史籍所作的贡献，更不会轻易地抹杀他所撰的《明季南北略》等书的学术地位。

一九七九年夏于北京

①《明季南略》抄本卷首《自序》。

②参《外省移咨应毁书目》。

③参张崑《计六奇与〈明季南北略〉》。

④《北略》抄本卷首《自序》。

⑤《侯邦愚与张崑书》。